



在佈雷地帶

苏联 尼古拉·托曼著

宋兆霖译

东海文艺出版社

在佈雷地帶

(苏联) 尼古拉·托曼作

宋 兆 霖 譯
孫 光 基 插圖



东海文艺出版社

1958·杭州

在 佈 雷 地 帶

苏联 尼古拉·托曼著

宋 兆 霖 譯

※

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万石里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2号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浙江分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³/₄ 字数55,000

1958年4月第一版

195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74

統一書号：I0125·85

定 价：(6)二角四分

內容提要

本書一共包括八個短篇。通過一個上士和一個上等兵，敘述了衛國戰爭時期，蘇軍偵察兵和工兵的功勳。他們英勇、機智地深入敵人後方去炸毀鐵路橋樑，或者進行偵察活動，在戰綫前沿炸毀德寇的坦克，或者掃清地雷，為兄弟兵種打開前進的道路，有力地保證了戰鬥的勝利。在極其艱苦的鬥爭中，蘇軍指戰員們都表現了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表現得大膽無畏，能運用各種各樣機智巧妙的方法，來完成祖國所給予的任務。

本書各篇情節都較驚險、生動，充份地顯示了驚險戰鬥故事的寫作特點。特別對青年讀者來說，這是一本很有教育意義的有趣的書。

關於作者

尼古拉·托曼是苏联現代著名的惊险小說作家之一。生于一九一一年。十七岁在鐵路技术学校毕业后，就在鉄路上服务，历任付司机、技术員、工程师。一九三〇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一九三三年出版了第一个單行本。从一九三五年起，开始成为專業文学工作者，为“汽笛报”、“青年近卫軍”、“环球旅行”等报刊撰稿。在偉大卫国战争时期，尼古拉·托曼一直都任工兵部队的軍官。战后，重返文学工作崗位。他的作品很多，大部分是惊险小說或战斗故事。他的作品不仅为苏联广大讀者所喜爱，也为我国讀者所熟知。仅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即有“被迫着陆”、“今天就要爆炸”、“在前綫附近的車站”、“暗中发生的事情”、“追捕幻影”、“穿过暴风雨”、“追求光明”等多种。

目 錄

- 一 在敌后..... (1)
- 二 在布雷地帶..... (11)
- 三 面对死亡..... (25)
- 四 可惡的火力点..... (38)
- 五 工兵的計謀..... (48)
- 六 出路..... (55)
- 七 隱身桥..... (64)
- 八 修正信任..... (73)

在 敌 后

上士勃拉金和上等兵格里柯夫結伴同到敌后去完成指揮部的任务已經不止一次。現在，他們又一块兒出发了。——这正合他們兩人的心願。虽然他們都知道，完成任务回来时，一定又得相互抱怨一通。

“同这个格里柯夫在一起真正倒霉，”勃拉金时常对人說。“这人只知道吃。一路上促嘮叨着这个。討厭死了！这是我同格里柯夫最后一次一块兒出差了。你們記住我的话吧……”

“唉，比勃拉金上士脾气更坏的人是沒有了，”格里柯夫也常嘆着气說。“你們可以相信我这句话。象他这样的人真是少有的，自己一声不响，好象嘴里含滿一口水，而且还不讓別人开口。要是你想講点什么，他就会低声喝道：‘少說廢話！’。算了，已經是最后一趟，我再也不会自願同他一块兒去了……”

可是每一次，上級指派上士去偵察，問他还帶哪个工兵去时，他总是想也不想就說出上等兵格里柯夫的名字。而随后，当勃拉金裝成无意地亲自去問格里柯夫：“喂，怎么样，上等兵同志？願意一块兒去嗎？”，这时候，格里柯夫不但乐意地答应，而且还很以上士对他的信任自豪哩。

象往常一样，他們非常細密地为越过战綫作了准备：根

据地图和情报研究了情况；一整天都坐在观测所里，从观测镜里观察着战线前沿的彼方。似乎一切都经过了详细周密的研究和考虑，可是一路上，他们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因为这一次的任务是很重大的。

现在，他们在被敌人占领的土地上已经走了足足五公里了。夜使得眼睛看不清四周的景物，但是习惯于夜间行动的工兵，此刻已经明显地觉察出河流的潮湿气息。这么说，沿着倾斜的河岸的灌木林就快到了。这片灌木林被小圆圈显明地标示在这一区的地形图上。而且以前，从观测镜里也曾经看得清清楚楚。

几分钟后，勃拉金和格里柯夫真的摸到了那些丛生的柳树的柔软枝条，上面长着光滑的小叶子。柳树丛几乎一直长到河边，只有一条狭狭的潮湿的沙灘把茂密的柳树丛和水面隔了开来。勃拉金和格里柯夫从身上解下了沉重的炸藥包，就在鋪在树丛中的軍用雨衣上躺下来休息，开始耐心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苏军准备在最近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为了使敌人增加调动后备队的困难，勃拉金和格里柯夫奉命炸毁迫近前线的敌人后方的一座桥梁。工兵连连长克拉符琴柯曾经派一个爆破小组到敌区去完成这一任务，可是利用浮动水雷炸桥的尝试没有成功。看来，法西斯匪徒在桥的前面拉了一条绳索，因而挡住了装着炸藥的小木筏。到进攻的日子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天了。必须赶快。因此，在师工程师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再作一次尝试，并且把炸桥的任务交给了营里最优秀的工兵——勃拉金上士。

上士已經把所有的爆炸方法在腦子里反復地想過許多遍，但是現在還什麼也不能正確地決定，一切都得等到天明以後。在決定採用什麼爆炸方法之前，必須進一步偵察一下橋邊的地形和情況。

被上士的沉默折磨得難以忍受的格里柯夫重重地嘆着氣，不斷地翻着身，後來終於忍不住輕輕地問道：

“我們開它一只怎麼樣，上士同志？”

“我不懂您說的什麼，”勃拉金不滿地回答說，一面吸着沒點燃的煙斗，為的可以稍微解一解難以忍受的煙癮。

“我指的是罐頭。您說怎麼樣？”

上士沒有響，可是格里柯夫已經清楚地听到了他那表示輕蔑的聲音，于是就嘆了一口氣。

破曉了，霧氣弥漫。河流都被霧靄蒙上了。象照相的顯影似的，從乳白色的霧幕中慢慢地開始隱約出現各種景物的輪廓。首先出現在四處的是茂密的灌木叢的黑點，隨後，當微風把霧氣壓到水面上去時，對岸的樹木也顯出了模糊的外形。

勃拉金小心翼翼地從灌木叢中探出了身子，朝四周仔細地打量了一會。不遠的地方長着三棵蒼郁的大樹。

“好極了！”上士心里想，決定在其中的一棵樹上設一個了望哨。

“上等兵同志，”他向開始打起瞌睡來的格里柯夫低聲說。“趁現在霧還沒有散，我爬到樹上去，您扔幾根樹枝到河里去。測定一下它們流動的速度。明白嗎？”

“完全明白！這罐頭怎麼辦？”

“真是糟糕！您要把它們怎么办呀！讓罐頭安寧一下吧！明白嗎？”

“明白了，”格里柯夫垂頭喪氣地回答說。

“最好您把自己的皮帶抽緊兩個孔吧。誰知道我們還得在這裡呆多少時候。”上士建議說。

勃拉金把望遠鏡往額子上一挂，就爬到樹上去了。他很好地把自己掩蔽了起來。從上面望去，霧仿佛象一條寬闊的大河，它淹沒了這一帶地方。不一會，它的寧靜的“水面”就被西方來的微風吹動了，一直飄向戰綫前沿的那個方向。

上士把望遠鏡架在眼睛上，他清楚地看到在遠處有一座低得幾乎貼着水面的橋樑。橋上飛快地駛過去一輛汽車，還走過了一隊跟在行軍灶后面的士兵。從橋的兩頭，不慌不忙地來回走動着哨兵。

勃拉金仔細地研究了橋附近的情況，並且朝四周觀察了一陣後，就給上等兵發了一個約定的暗號。於是，早就在等待命令的格里柯夫就往河裡扔進了一根多節的樹枝。樹枝落進了離岸約莫三米左右的水中，它順着水流往下游漂流着。但是它沒有漂流多久，在河灣附近就被冲到岸邊，被拋上了沙灘。於是格里柯夫就比較用力地一摔，把第二根樹枝扔得比較遠一些。但是，它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只有幾乎扔到對岸的第四根樹枝，才順利地通過了河灣，毫無阻擋地向橋樑漂去。

勃拉金用繩子從樹上放下了自己的記事本。

在本子的第一頁上寫着：“上等兵同志，可以嘗一嘗您的罐頭了。第四根樹枝已經為我們开辟了通向橋樑的航路。

休息到晚上吧。看来，我只好在这兒呆到天黑了。”

格里柯夫用芬蘭式短刀敏捷地打开一只罐头，从里面分出了一半食物，然后把罐头系在那条繩子上，又在記事本上写了几句話：

“我給了您半罐。这些罐头肉要能热一下就好了，可是沒得办法。願您胃口好！”

上士把罐头拉上去了。过了一会，又放下了記事本，上面只簡短地写着几个字：

“少說廢話！”

但是，看来上士吃罐头肉的胃口倒不錯，因为空罐头很快的就从树上放下来了。

直到中午，这两个工兵都象死去了一样，沒一点兒声响，也沒用書面交談。可是下午一点鐘时，勃拉金又从树上放下了自己的記事本。格里柯夫看見上面写着：

“上等兵同志，現在我們得試驗一下，德国鬼子是不是真的在桥前面拉上了繩索。您扔根枝条多一点的树枝到那里去試試看吧。”

格里柯夫找到了一根有着許多長長的枝条的枯树枝。他朝四周打量了一下，随后就用全力一摔，几几乎把它扔到了对岸。起初，树枝沒进了水中，后来才浮上水面，象不願意似的慢慢地一直順流漂去了。

“果然，桥的前面有一条繩索。动动腦筋，上等兵同志。我們應該比德国鬼子更乖巧。”当树枝到达桥边以后，勃拉金在自己的記事本上写道。

格里柯夫知道，这条繩索会妨碍他們完成任务。要是沒

有这条繩索，晚上就可以把炸藥包放在小木筏上，讓它順利漂去。根据偵察得来的情报，这座桥几乎就建筑在水面上，木筏如果到了桥边，裝在浮雷上的触角一碰到桥的椽木，灵敏度很强的信管立刻就会引发爆炸。可是在桥的前面有着一條繩索，小木筏就会过早地爆炸，那时一切都將落空。格里柯夫重重地嘆着气，久久地搔着后腦壳。但是什么办法也沒想出来，于是他就給上士写了个条子：“我揣摸不出什么办法来除掉这条該死的繩索。”

过了一会，他接到了答复：

“別这样崇拜法西斯匪徒的狡詐。”

格里柯夫又开始搔起后腦壳来了。他竟这样緊張地想着这条該死的繩子，現在它竟然象挂在他的眼前了。

“沒有，”他煩惱地想着。“什么办法也沒有，实在沒办法除掉这条繩子。也許，到时候它損害不了我們的浮雷。”当勃拉金放下上面写着：“喂，想出什么办法来沒有？”的記事本时，格里柯夫就回答說：“什么办法也沒有。除非晚上我游过去，用牙齒把它咬断。怎么样？”

上士的批評按理說是令人不快的，但是話中有着安慰的口吻。他写道：

“我习惯于更信賴自己的腦袋。要珍惜您那吃罐頭食品的牙齒，上等兵同志。您屈服得太早了啊！任务必須完成。今天晚上一定得叫桥飞上天去。”

將近傍晚时，河流又开始吐霧了。窪地都逐漸被灰霧填滿。看得清的田野慢慢地愈來愈少了。开始时象在河流上空翱翔的团团霧气，現在已經完全象密幕似地把河流籠罩住了。

对岸树木的輪廓也开始模糊起来。灌木叢逐漸消失了，一切都變得比較清涼，四周散发着湿气和河边淤泥的涼气。沉默了一天的青蛙，开始咯咯地叫了起来。

格里柯夫沒有发觉上士是怎样从树上下来的，直到勃拉金已經站在他的身旁的时候，他才看到。

“得办事了，上等兵同志！”上士严肃地說。“我不是希望您好好的休息一天嗎？現在讓我們用清醒的腦子来想一想吧，要是不用木筏，我們怎样能把炸藥順流运送下去。我怕木筏会被发现。”

“可是繩子怎么办呢？”格里柯夫詫異地問道。

“繩子拯救不了他們的桥。这由我来負責。您可以把繩子看成不存在。”

勃拉金准备怎样来避开这条繩索，虽然还不知道，不过上士从来就不会信口开河的，格里柯夫已經养成了信賴他的习惯。現在，他也得想出一点什么办法来才好，于是他提議說：

“要是把炸藥放在水下怎么样？”

“这办法倒还不坏，”勃拉金贊同地說。“可是怎么放呢？用什么方法使得炸藥漂浮呢？”

“罐頭。”格里柯夫郑重地說。

上士正想为这个不合时宜的玩笑狠狠地批評他，上等兵却連忙补充說：

“我不是开玩笑。我們把罐頭都倒空，再用絕緣布把它們封好，这样一来，就給您准备好几个气囊了。然后把炸藥吊在这些浮筒上。我这个念头还不坏吧？”

上士同意了这个主意，但是他发现，罐头筒可能承受不住炸藥的重量，因此决定再在炸藥上繫点什么来加大浮力。

于是，兩人就迅速地打开了罐头，細心地用絕緣布把切开的圓形洋鉄皮貼了回去。炸藥事先就已包裝在一只橡膠袋里。他們在膠袋的上面紧紧地捆了一根很輕的枯树樁，再用繩子把这繫在那些空的罐头筒上，然后就走到河里。

河水不深，在到达对岸的途中，只有兩個地方他們不得不游一下。还在白天的时候，勃拉金就发现这兒有一个突出部分，从这个目标出发，水流就会帶着抛到水中的东西一直朝桥梁漂去。虽然，这个突出部分現在看不見，可是勃拉金很容易的就用手把它摸到了。

河水的水很暖和，可是河上的空气却很冷。湿透了的衣服緊貼着身子，很不舒服。河底很泥濘，双脚都陷在滑溜溜的淤泥里。工作不怎么容易，但是他們还是耐心地、不声不响地裝好了自己的浮雷。

开始时，由于炸藥的份量太重，深深地沉到水中，他們甚至担心它在水淺的地方会給攔住，于是只得又爬到岸上，找了几根枯树枝和几个枯树樁。他們把这些都繫在吊着炸藥的繩子上。过不多久，終于使得它均衡了，炸藥沉在水里，而树樁、树枝和空罐头筒都浮在水面上。从表面看来，特別是在晚上，这一切都象是一堆垃圾、廢物，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因为翹在水面的繫在浮雷信管上的細長有彈性的树枝，几乎很难看到。

“呶，齐步走！”勃拉金放松了手中的浮雷，低声說道。“祝您一路平安！”

勃拉金和格里柯夫爬上岸，脫下衣服，擰干了湿漉漉的衣褲，兩人緊靠着躺在一件軍用雨衣上，又用另外一件蓋在身上。

勃拉金聚精會神地注視着手表發光的字盤上徐徐地爬動着的指針。當根據勃拉金的計算，離開爆炸的時刻只有幾分鐘的時候，他就又爬到樹上。他把望遠鏡搭在眼睛上，朝黑暗中注視着。



約莫过了五分鐘，一片明亮的閃光照亮了那一帶地方。勃拉金从望遠鏡中清楚地看到了涌起的一大股水柱，以及飞到空中的被炸毀的桥樑的圓木。爆炸的轟隆声傳来得稍迟了一点，到它傳到时，一切又都陷入黑暗中了。河流帶來了爆炸波浪，几几乎沒有因距离而降低声响。这声音在警覺的夜的靜寂中可怕地响彻着，反复地发出了河流的迴音。

第二天，格里柯夫問勃拉金說：

“上士同志，您到底怎么避开了那条繩子的？本来触角一定会碰上的啊。”

“我並沒有打算避开它，”勃拉金滿意地笑着說。“我不过是利用了这条繩索。我特制了一种裝在凹槽上的信管。还在出发以前，为了防万一，我就同排長一起在我們的工場里制成了这种信管。我們的浮雷有着有彈性的触角，或者叫做反彈力裝置。它一碰到繩子，就使信管沿着凹槽进入‘待触发的位置’。后来，当触角碰到桥樑时，信管就爆炸，这样我們的浮雷也就爆发了。格里柯夫同志，看来我們的腦筋动得还不错吧，虽然您只把希望寄托在牙齒上面。要珍惜您的牙齒啊，上等兵同志！它們对您还大有用处呢。”

在佈雷地帶

四周的一切都在嗡嗡作响，都在搖撼。一段段的原木象在頭頂滾動，泥砂一直往坐在掩蔽部里的工兵們頭上撒落着。希特勒匪軍朝我們近衛軍防禦陣地發起的猛攻，已進行到第三天，他們企圖衝出別洛戈羅特區，向北，衝向庫爾斯克。

由於不斷的轟炸和砲擊，這天晚上，沒有人睡得着。就連那些在敵人可能發起坦克衝鋒的地段，埋了一整天地雷的工兵們，也不能合上眼睛。只有上等兵格里柯夫一個人，身上蓋着軍用雨衣，蜷曲成一團，躺在床上。顯然，他已經睡着了，因為在極短促的、瞬間的靜寂時，耳朵很尖的勃拉金上士聽到了他的鼾聲。

“啊，格里柯夫睡得真酣！”上了年紀的工兵傑明修剪着小油燈的燈芯，一面說。說話中，既不象羨慕，又不象懊惱。

“據說，需要的时候，他能醒上幾個晝夜。”一個年紀較輕的工兵接着說。他剛從別的部分調到勃拉金這個班來不久。

“誰說的？”上士笑着問。“大概是格里柯夫自己說的吧，我就不喜歡他這愛吹牛的脾氣！”

“這倒是真的，”傑明也証實說。“他確實很會吹牛。”